

無敵劍客

吉龍 著

無敵劍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弱冠的展玄，初闯江湖，在狩猎场仗义搭救了险遭淫徒蹂躏的格格公主。事后与公主洒泪而别，前去拜见享誉江湖的“铁掌断魂枪”吕承先，在吕府展玄大显身手挫败了以毒称霸武林的“阴司秀才”以及迷惑两湖高手的众魔女，被拥为两湖盟主。

南行中，展玄偶遇一身着素服的绝色女子，被人围杀，在暗中助她打败了强贼，后知此女名叫淑萱。展玄从暗中发现淑萱武功怪异，怀疑她是新崛起的一个诡秘人物——武皇的帮凶。为了查找武皇的老巢，展玄跟随淑萱住进一家客栈，既而尾随来的“毒西施”等武林黑道人物施计将他俩引向一密林深处；恶战中，淑萱负伤，展玄也被“毒西施”的迷魂帕所惑，但凭藉他深厚的内功，逼住毒气，抱起淑萱冲出重围。在长时间的接触中，淑萱默默地爱上了展玄并向他泄露了武皇的荒淫和野心。展玄为了拯救武林，

利用淑萱打入秘堡。

在堡内，展玄受尽了各种考验，赢得武皇信任，被授予金衫使者。在行刺武皇时，一道不胜防备的无影墙救了武皇的性命。真相暴露后展玄被迫杀出秘堡，重返江湖，联络了八大门派和各路英雄，势力强大。淑萱以身相许，不顾性命，取得半张密堡图，临终时交与展玄。展玄不负众望，杀回“天下第一堡”，施展天斧击破无影墙，武皇临终时吐露真情，原来他是展玄的亲生父亲。展玄五雷轰顶，悲愤交加。事后他看透尘世冷暖，携众夫人消失在充满血腥的江湖中。

该书情节曲折，人物刻画细腻，爱情纠葛凄婉缠绵，用悲惨、激烈、也涵盖不了全书的内容。

《无敌剑客无敌剑》全稿三十四万字，安排十四幅插图。分为上下两册。



上

冊

目 录

- 一、全真道士仗义救展氏 (1)
- 二、玉清道院的俗家弟子 (18)
- 三、初闯江湖解救群雄 (60)
- 四、暗中察访巧遇萱姐 (98)
- 五、两湖盟主下江南 (112)
- 六、独闯迷堡涉险关 (139)
- 七、施计避免近女色 (187)
- 八、试身手接受红衣金衫 (197)
- 九、行刺未果暴露真相 (226)
- 十、众人相救夺命而逃 (253)
- 十一、闯机关暗道出虎穴 (266)
- 十二、展大侠重上江湖显身手 (285)
- 十三、新姑爷昼夜追贞女 (307)
- 十四、武当路途再遇萱姐 (351)
- 十五、武当山大战御前侍卫 (381)
- 十六、鬼谷大战四大天君 (423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七、八大掌门聚会少林..... | (450) |
| 十八、众掌门力荐新盟主..... | (497) |
| 十九、落英院喜遇郡夫人..... | (519) |
| 二十、联袂击败五大侍卫..... | (537) |
| 二十一、淑莹临终吐真情..... | (552) |
| 二十二、壮声势丐帮入盟..... | (583) |
| 二十三、大战“火弹”蒙塔珍..... | (611) |
| 二十四、商大计众侠重聚江都..... | (626) |
| 二十五、挥天斧大破无影墙..... | (645) |
| 二十六、展大侠遗恨隐江湖..... | (677) |

一、“全真道士”仗义救展氏

元朝至顺年间，朝廷内部争权夺利十分激烈，忽必烈建立的大元朝帝国逐渐分崩离析，天下大乱。各路英雄豪杰，杀富济贫，元朝官府屡被袭击，形势紧张，人心惶惶。

夜晚，在开平府三百里外，一个名叫“青木关”的小镇，却正在开市。

暗淡的灯光下，顾客们谁也不看谁的面孔，低着头尽量挑选中意的物品，一当金鸡唱晓，曙光微明，“鬼火”熄灭，地摊即已收去。

正当三三俩俩而来的顾客聚拢，忽闻一匹快马的蹄声由远而近，惊动这些与“鬼”作交易的顾客，他们都怕是官府来的人。

陡听一个洪亮声音说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本镇官儿已经打点，怕是过路的夜客。待会自有我的弟兄给他让道！”

说话那人是条威猛大汉，他转首吩咐：“赵五，去帮侧面弟兄把来人截回，莫扰乱咱们做‘鬼’买卖。”

在他左侧地摊后站起一位脸有刀疤的汉子，一个箭步

掠向街头，迅速朝蹄声处迎去。

马蹄声越来越来近，显然要打从此道经过须臾，几人同声喝道：“下马！”

却不闻蹄声停止，大概马上来人骑术甚高，闪开赵五等人的拦截，瞬时出现在黝暗的街道上。

那威猛大汉骂了声：“窝囊！”，照准马的来势冲去，一把抓住笼头，大喝一声：“停！”。

此人好大的腕劲，硬生生挽住奔马，任那马儿如何狂嘶猛挣，他仍牢牢抓紧笼头站在原地。

马上的骑士始料未及，但因冲来的势头过猛，将他带翻马下。不过他腰劲极其强，上身一挺，蹲在地上，没有跌倒。

那威猛大汉赞道：“好功夫！”

只见那骑士轻轻一跃，站了起来，众人这才看清他身上抱着一个身着罗衫的女子，大约病了，头靠在骑士胸前，一动不动。

那威猛大汉喝问：“哪儿来？”

那骑士不答语，陡向马上纵去。

那威猛大汉浓眉一竖，单掌劈出，喝道：“滚回去！”

那骑士怕他击中胸前女子，又空不出手来还击，只得猛一堕身，落回地面，脸色惶急道：“这位英雄请放在下逃命！”

“哦？”那威猛大汉道：“有人追你？”

此时，远处传来阵阵急骤的蹄声。

那威猛大汉脸色微变，急问：“多少人？”

那骑士道：“数十之众。”

那威猛大汉放开笼头，叫声：“去罢！”

那骑士迫不及待地跃上马，正要脚下用劲，催马急驰，威猛大汉一挥手：“此路不通，请回！”

回去正好迎上追敌，岂不是死路一条？

不等骑士开口央求，威猛大汉道：“让你过去，数十骑跟着来了，咱们就甭想做买卖，只有请你回去，他们才不会过来。”

说完抓起笼头，硬用蛮力带转马身，猛踢马臀，大笑道：“慢走，不送了！”

他这一踢，马儿惊痛，焉不飞奔？

那骑士控制不住惊骑，却见他陡地从马上翻下，只剩一匹空马向来路奔回。

威猛大汉忽然笑道：“妞儿好看就留下。”

两名汉子跟着笑了，其中一个就要扭转那身着罗衫女子的头来瞧瞧。

忽见先前那脸上有刀疤的汉子赵五奔回，嚷道：“宁王府的官差！”

顾客一听是官差到了，吓得慌忙奔逃。

瞬间整条街上的顾客全散。

那威猛大汉一听杂沓的蹄声已经响至，厉声道：“来不及逃了，弟兄们，放下货，杀吧！”

众弟兄一听号令，丢下货物，拔出钢刀奔去。

威猛大汉怕那骑士趁乱而逃，喝令：“看住他，等下算帐！”

两名汉子应声：“是！”众人皆去迎敌，他两人提刀不动，牢牢监视那骑士。

元自世祖灭宋统一天下，六传而至明宗和世密，明宗在位六月即被皇弟怀王图贴睦尔诺谋毙夺位。

怀王登基以后，第一个宠臣是燕贴术儿，第二个是伯颜。至顺元年，怀王任伯颜为知枢密院事，又命尚世祖子阔出孙女作为伯颜妻室，至顺二年，晋封他为浚宁王。

其时江浙大水，跟着江浙饥，湖广又饥，云南大饥，民不聊生，盗贼如毛，命伯颜办盗。伯颜办盗甚严，抓着就杀，绝不宽贷。

那威猛大汉即是一名大盗，名叫张天，匪号大力鬼王，手下有几百个喽罗。

他每次所劫盗的对象必是大户，劫来的财物除将金银留下外，贵重物品便招开“鬼市”变卖。

因素不杀害前来“鬼市”交易的顾客，一些贪便宜的商人只要听到他在某地开市，倒是敢于在黎明前一个时辰赶来交易。

浚宁王府的官差虽不是来捕张天，但叫碰上了岂能放过！张天一看无法逃避，索性先下手为强，迎上前去。

官差万没料到敢有人袭击，措手不及，有一半被身手矫健的群盗砍下马来。

剩下二、三十名官差，迅速拔出兵刃翻身下马与群盗

混战起来。

剩下的官差皆是蒙古勇士，力大刀猛，间或踢、绊、勾、带，杂以摔跤绝技，群盗几名功夫不行的反被他们杀了。

倏闻声声惨叫杂着蒙古骂语，战局完全改观。

只见那威猛大汉好像才加入战圈。他空手不用兵刃，三两招便抓住一名官差的两只脚，也不怎么用劲，活活撕成两半。

几个人一撕，余下的勇士胆颤心惊，斗志全丧，看他们左顾右盼，虚应招式，都打算开溜。

威猛大汉张天哈哈大笑。

这可便宜了群盗，正面打，胜不了，追杀败敌可就干净利落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谁也不落空，惨呼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剩下官差不及逃走的，全给张天或撕或摔结束了性命。

张天转过来向骑士喝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氏？”

那骑士道：“在下展季成，寄籍开平府，不敢请问英雄大名？”

“嗯！”张天没理他，说道：“我不杀你！”

展季成大喜，就要拜谢。

不料张天又道：“你跟我自尽吧，赶明儿我还跟你立个开平展季成的牌位，不过……”

展季成全身冰凉，耳中嗡嗡直响，张天后半句话根本没听进去。

张天朝他怀中的女子望了望，咽了口唾液，嘿嘿笑道：

“这个妞儿得乖乖呈献。”

展季成不由勃然大怒，“呸”地一口唾液，正吐在张天脸上。

张天哇哇怪叫，翻掌就要劈出，掌到中途，忽然收回，抹干脸上唾液，笑道：“不得伤了美人儿。”

展季成激忿道：“要杀就杀，展某昂昂七尺之躯绝不靠女人求得活命！”

张天笑道：“她可是你的夫人？”

“夫人”二字听得展季成心头一痛，脸色惨然。

张天颌首笑道：“你当不会叫你夫人陪你同死吧？”踏前一步，又伸出双臂。

展季成忙又闪退。

张天浓眉一竖，喝声：“刀来！”

旁边一名喽罗忙将佩刀递了上去。

张天“呼”、“呼”两刀，喝道：“你再不放怀中的女子，下一刀将你二人同时劈成两半！”

四面群盗围的水泄不通，逃是甬想了的了，展季成凛然道：“你知道这女人是谁？”

张天笑道：“是你的夫人又如何？我张天玩女人不讲究是否原封货。”

展季成大喝道：“听清楚了，此女乃浚宁王妃，你胆敢奸污她，天下将无你容身之地！”

张天哈哈笑道：“很好，你有胆拐带，我张天便没胆玩吗？况且伯颜那元狗杀我绿林无数好汉，气正难泄，拿他

妃子玩玩再好不过。”

展季成泄露出女子身份，本意是想借浚宁王侦察遍天下的威势令张天知难而退，不料效果适反。

张天喝道：“放不放手！”

展季成低头苦笑道：“小玉，与其落入贼手，不如同赴阴曹！”张天喝道：“好，成全你们！”

一刀直朝那女子腰间劈下。

展季成见他先杀小玉，不由侧身一让，却是张天刀法忽变，直劈改为横削，展季成那一让正好将脖子迎向刀口。

展季成知道中计，自己死了，小玉仍难免受辱，他想瞬间勒死小玉，却又不忍下手，但觉颈脖森寒，闭目待死。

便在此时，一条银灰身影从街旁屋顶上如箭射至，“当”地一声，刀剑相碰，金星四冒，“大力鬼王”张天弓有大力之称，竟被来人之剑荡开。

张天不管来者何人，更出一刀劈向展季成脑门，来人岂能容他行凶，长剑架住，一圈一转，张天把持不住，钢刀脱手飞去。

仅一招之间头儿失掉兵刃，群盗莫不骇然失色，仔细打量来人，原来是个中年道士。他插回剑，微一稽首，说道：“张施主，贫道请你饶了这两个人。”

“请”人家客气，他张天不知好歹，环目上翻，好像不把来人放在眼里，大咧咧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道士含笑道：“贫道全真门下，姓李名时非。”

群盗齐呼：“全真道士！”

金人入主中原北方，有位武功名扬天下的道士，姓王自号重阳子，因他居于全真庵，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，皆号全真道士。

但从重阳子学道者皆擅武功，尤精剑法，其时重阳子早已去世，但其门人弟子传至元末，武功剑法仍然精湛，提起全真道士，武林人士不敢侧目视之。

张天道：“李时非？江湖上没听过这号人物。”

李时非笑道：“贫道少在江湖走动，倒听过施主大名，风闻‘大刀鬼王’开山立柜却不劫杀良民，此事可确？”

张天道：“是又如何？”

李时非笑道：“那又何以坏了规矩，为难这位展施主？”

张天表面满不在乎，心里实在发怵道：“全真道士”，顺水推舟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饶他一命，不过那女人定要留下。”

李时非笑容一敛，正色道：“绿林好汉，劫财不劫色。”

张天道：“没这规矩，我张天财也劫色也劫，高兴怎样就怎样。”

李时非脸色一沉，如凝寒霜，冷冷道：“开平富商刘慕道遭劫被杀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张天心里微寒，寻思：“这贼道深更半夜怎会巧经此镇，莫非为了那件案子特来查询？可要小心了，万不可将他惹翻。”

李时非见他迟疑，厉声道：“说！”

张天干咳一下，装出笑容道：“道长不是不知道我的习

性，何必多此一问。”

李时非道：“总算找着凶手了，张天，你显然见过此人，可是你亲手杀了他的？”

张天忙摇手道：“不是、不是！”

李时非喝道：“还不承认！你将刘慕道的妻子藏在哪儿？”

张天硬起头皮，大声道：“不晓得！”

李时非道：“好生将刘慕道妻子交出，可以饶你一命。”

张天道：“笑话！我不晓得，如何交出。”

李时非倏地出掌，张天早已有备，举臂格架，另手下沉，出拳擂击对方小腹。

李时非塌掌变式，好快的手法，等张天发觉不妙，左拳不及收回，已被李时非抓住。

张天自负神力，劲力一运猛往回夺，哪料腕脉如被铁箍箍住一般，一挣之下奇痛彻骨。

他右臂横扫急图败中取胜，李时非侧身一让间，一拖一带将他左手反制背后，右臂再也不能出招了。

李时非暗运内劲，低喝：“刘慕道的妻子在哪里！”

张天痛得直咬牙，还是硬着头皮叫：“不晓得！”

李时非突然拔出长剑，目光如电，四面一扫，看得群盗心头发怵，本来想群攻而上，见他已注意，谁也不敢拿几手庄稼把式去敌“全真道士”威震天下的剑术。

李时非道：“你再不招，贫道只有开杀戒了！”

说着长剑一提，刃口架在张天后颈上。

张天大恐，急呼：“剑下留情！”

李时非道：“说！”

张天道：“她……她不在这里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张天道：“太行山上。”

李时非知道他在太行山称王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还有刘慕道的女儿是不是也在？”

张天正要答话，忽听小女孩的声音说：“李伯伯，贞儿在这里。”

只见一个三岁多点的女童，从道旁仅有的一辆马车内探出天真可爱的小脸来。

李时非笑道：“小贞，伯伯找你半天了，怎么早不答应？”

小贞道：“伯伯只找妈妈，没有问贞儿。”

他点着头道：“这是伯伯不对，没有先顾到小贞，你妈妈呢？”

李时非慈祥地问：“小贞，你妈妈是不是在一座山上？”

“是啊！”小贞天真地道，“李伯伯，那座山好大喔！”

说着伸出嫩藕似的臂腕，指着张天又道：“这位叔叔带我玩了好几天，又带我下山到这里来玩，可是……”

她低下头，有点伤心似的：“我不愿意离开妈妈……”

李时非安慰道：“乖小贞，别难过，明儿伯伯就带你见妈妈去。”

张天道：“道长，没骗你吧？明儿赶回太行山保准交你一个好端端的人儿！”

李时非接口道：“别哆嗦！一句话，好生交出刘慕道的妻子，饶你一命，记住，到了太行山甬要花样就行了！”

他走到车旁，抱起小贞。

那小贞长的煞是可爱，她眨了眨澄清晶莹的眼睛，侧着头，困惑地说道：“李伯伯，妈妈流了好多血，会不会死啊？”

李时非猛回头，一双寒电似的眸子朝张天望去。

张天吓得直往后退，退到展季成身边，倏地伸出巨掌抓住他的后颈。展季成急呼：“道长救命！”

展季成虽在危急之中，仍不放下怀中女子。

李时非望也不望，将小贞放回马车内哄道：“小贞乖，天还没有亮，快进去睡吧。”

小贞一句话也不说，爬进车内，躺下睡了。

李时非暗暗叹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妈妈死了还不知道……”

“不许动！”张天厉声道：“你驾车带上小贞走，咱们决不拦阻，你要不顾这姓展的性命，有他跟我赔死，尽管过来就是！”

李时非没理他，慢慢转过身体。

张天提起左掌按在展季成天灵盖上，威吓道：“动一步我就劈了他！”

李时非道：“张天，你的罪恶已不可饶恕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他的长剑早已射向张天。

张天左掌向上微抬本要拉一个赔死的人，却没来得及